

## 私域“吹牛”也不值得辩护

关注“吹牛”莫要只盯私域 8月17日 青年时报 郭之纯

### 青年时报一评

有时专家一严肃，人们就忍不住发笑。确实，生活中不乏喜欢吹牛者。而关于吹牛可能带来的窘迫乃至危害，郭冬临曾以小品《有事您说话》生动演绎。当然，生活中像“郭冬临”那样对吹牛的言辞也努力负责者是极少数的，所以有事情如果依赖过度吹牛者，多半会以误事告终。但即便存在这种可能，作这样的调查都有些多余，对年轻人的吹牛行为言之谆谆相劝诫，更是情商和幽默感双重不足的表现。

从古至今，从中到外，人性中总是有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吹牛便是其中之一。即便这是一种道德的瑕疵、修养的欠缺，但只要不是特别离谱，不是将吹牛当成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其实那已经是撒谎欺骗，性质已经变了——人们一般对此还是不太计较的，至多是调侃和讽刺。世界各国的文化

中，都有很多吹牛与反吹牛的内容，这甚至是各国幽默文化中最多、也最相似的构成部分。

特别是关于年轻人的所谓“吹牛”，有些可能并非其本意，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成长的代价”。

当然，吹牛风气愈演愈烈、蔓延过广，确实是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不过，调查吹牛现象，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私域、私人，而应该是公域、公共机构、公权人物。私人吹牛往往不过是“徒增笑耳”，而公共机构、公权人物吹牛的后果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想当年“大跃进”时有些地方的吹牛，直接导致了大批人的挨饿。

毋庸讳言，时下有些地方的公共部门，仍然有不少吹牛的表现。所谓“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有些官员热衷于把GDP往大处说，把民生难题往小处讲，以夸大的政绩彰显个人能力，依我看，这种性质的吹牛完全称得上社会公害，才是真正值得社会机构去调查、专家去分析的社会现象。

### 现代快报再评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那份调查报告，关注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是媒体的职能所在，并非“多余”，更非“情商和幽默感双重不足”。

虽然公域中的吹牛现象更值得一“盯”，但盯私域与盯公域不是舍此即彼的排他性选择，媒体既可同时盯，也可先后盯，所以，这篇评论所谓的“只盯私域”，纯属自设议程。

无论公域还是私域，“吹牛”都是浮夸的表现。

从当年的“大跃进”、“亩产万斤”，到今天的“高速发展”，公域吹牛的危害不言而喻，但这并不是为私域吹牛辩护的理由。

一个人吹牛也许只是个体行为，众多个体行为的累加，则是社会行为的总和，也就进入到公域范畴。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对一些不诚信行为的放纵或过度宽容，才会导致今天的失信局面。

## 大理南国城是硬币的另一面

13名孩子来到大理南国城东盟玉石城门口替父母讨要工资，其中最小的仅5岁。他们的父母6年前曾在南国城项目打工，开发商拖欠1000多名农民工工资达2000多万元。

(8月16日《春城晚报》)

5岁小孩讨薪的无奈创新  
8月17日 广州日报

### 广州日报一评

可怜了那刚刚5岁的孩子，若不是被逼无奈，父母怎忍心让他暴晒于烈日之下充当大人们的讨薪工具？有人愤怒地说，“开发商怎么这么缺德？”可是，“缺德”的只有开发商吗？更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种“嗜好”，根从何来？

大理南国城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6年，是因为开发商一直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而开发商拖欠工程款的原因则是前后两家开发商实际上都不具备建设“南国城文化旅游小镇”的资金实力。

那么，当地政府招商之际是否认真审查过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或是政府奉行的“发展”理念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呢？我估计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种理念一直颇为流行。只是，这种无视烂尾风险的“发展模式”，最后的风险总是由处在最底层的农民工“接棒”。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种即便有钱也不愿支付的恶意拖欠“嗜好”。而不管什么“拖欠嗜好”，市政园林建设部门、劳动监察部门都难辞其咎；或者说，正因为相关政府部门不作为、“粗心”，乃至“合谋”，才制造了这种“拖欠嗜好”，以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了一个老大难的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种“嗜好”的根源因素。这些问题只要存在，上面发多少文件、制度上打多少补丁，意义都不大。

### 现代快报再评

一个词语的产生，除了命名权，还有结算权。“发展蓝图”也不例外，当大家以热切的眼光讨论这个词时，它承载的总是美好的想象……

可这个词不仅只有光鲜的A面，还有辛酸的B面。5岁小孩讨薪的叙述，揭开了B面的面纱。可以说，大理南国城就是这个B面的缩影。一些地方政府激情澎湃地构思“发展蓝图”，又是“文化旅游小镇”，又是“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名目繁多的城啊镇的，每一个都有响亮的名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既不让公众参与决策，又不考虑具体实际，最后承受“发展”的成本和代价的总是底层人。

## 电视问政剧也要看“收视率”

电视问政不是“剧” 8月16日 华西都市报 毕诗成

### 华西都市报一评

先是洛阳，后是武汉，现在又是湖北省级节目……种种迹象表明，“电视问政”正在成为一种新宠。

既然是“节目”，首先自然要面对观赏性问题。据报道，这些问政节目观赏性不亚于电视剧：“领导”坐镇，平日难得的厅官“候审”，主持人犀利，于是电视镜头面前，厅长们频频吐出“震惊”、“愧疚”、“承诺”、“心情沉重”的字眼，难得官员坐立不安、道歉说软话，“态度诚恳”，于是善良的老百姓总是时不时送上“一片热烈掌声”。有问题、有质询、有承诺、有热闹、有嘴瘾……

让人忧虑的是：这么“好看”的剧，到底会以怎样的形式收场？这是个不可复制的独幕剧，还是会持续做下去的连续剧？这是徒具观赏性的泡沫剧，还是直指民生积弊的现实剧？这会是某些官员被问责的“苦

情剧”，还是会成为官员口头认个错就一切都过去的“团圆剧”？口头认错容易，切实反思难。如果问题不能深入，几期过后遭遇收视疲劳，“电视问政”这出戏又如何自我救赎？

种种疑问，也正是电视问政从一登场之时，就要考虑的命题。某种意义上，“剧”只是其表象，“聚”才是其精神内涵——如果从节目开始，就将其视为一幕剧，追求的是热闹、嘴瘾、形式，以此为看点，这节目也就注定走不了多远。

如果将电视问政作为一个凝聚社会信任的平台，强调解决问题，探究根源，从而塑造理性开放的官民互动，这个节目才会具有领先其他任何“戏剧”的内核。

视其为“剧”，就会简单追求对抗性、碰撞性，甚至指望以让谁堪换取看点，“好看”就容易遮掩住“功用”；视其为“聚”，就会站位更高，社会担当更多，更容易以“静态水、深

深流”的韧性，塑造一个官民互动的良性平台。

### 现代快报再评

不管是独幕剧、连续剧、现实剧、肥皂泡沫剧，还是苦情剧、皆大欢喜剧还是荒诞滑稽剧，我希望这些电视问政剧能够演好，演得更逼真一些。不仅需要好导演、好编剧、好剧情、好演员，更需要好观众。一部电视剧的好坏，既取决于该剧的主题，也取决于观众的观感，电视问政剧也不例外，光是自己的托在那使劲拍巴掌“叫好”还不行，还要“叫座”，还要看“收视率”。

电视问政剧的“收视率”，就是由公众检验问政的成效，就是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官员再怎么“震惊”、“愧疚”、“承诺”、“心情沉重”，那也只是演员的演出心得，而不是观众看剧后的审剧感受。所以，电视问政剧的审片权，应交给真正的观众。

## 还好，没将干部病房称为贫困山区

“干部病房”应该取消而非改名 8月15日 南方都市报 殷国安

### 南方都市报一评

武汉市卫生局是在回答武汉市政协委员吉冬员的提案时作出这一表态的。

吉冬员委员的提案说，公立医院里，一边是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一边是干部病房如同星级宾馆，医疗资源严重浪费。这些鲜明的对比，让百姓反感，也助长了特权思想和作风，滋生了腐败，疏远了干群关系。现在，武汉市卫生局的答复可谓是对吉冬员委员的“迎头痛击”，人家医院根本就没有“干部病房”之说，而是叫“老年病房”、“泰康楼”、“特需病房”等。

我觉得吉冬员委员是扎实被权力愚弄了一回。

其实，吉冬员委员的目的和广大人民一样，就是反对官员的医疗特权。我们认为，公立医院不该设立豪华病房，已经设立的应该一律取

消。一方面，公立医院的职能就是为全体人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它的性质就是“公益”性的，为几个干部提供高端服务，违背公立医院设立的宗旨。

另一方面，公立医院的全部资源都是纳税人的，因此，公立医院应该一律平等地对待一切患者。再说，官员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论如何只应该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当老百姓住不进医院，即使住进去了，却挤在医院的过道上，人民公仆却在“医院宾馆”里，把治病当享乐，他们的特权享受，反过来又要纳税人买单，这只会加剧社会不公，激发人民的被剥夺感。

因此，如果真心接受政协委员的提案，卫生主管部门则应该向人民作出承诺，立即取消全部干部病房，起码也要制定计划，在一两年内达到这一目标，而不是无动于衷，更不是用“改名”的办法愚弄老百姓。

### 现代快报再评

要承认，武汉市卫生局对政协委员提案的回应体现了高度的“技巧性”。直接否决提案吧，说不过去；装聋作哑吧，又太不把委员放在眼里。于是，在名称上玩玩花样，表明你的提案我重视了，可我们的干部病房不叫干部病房，正如穷书不叫偷书，雅贿不叫腐败。

如此高超的回应技巧，不参演湖北省电视问政剧的演出，实在是导演、编剧们有眼无珠。

只是不知这技巧是从孔乙己那里学来的，还是得自于“演艺技艺速成秘籍”？看到这样的回应，我们终于知道武汉市卫生局保留干部病房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庆幸，人家没将干部病房改为贫困山区，说明还是有保留的，如果真这么改了，经常到这里来“访贫问苦”，看你纳税人怎么承担得起？